# 周易訂疑

周易訂疑卷之八

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下上

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疏夬。夬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夬○王庭。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

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訂疑號程傳作去聲本義作平聲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方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蘭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

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爲不盡去之而存其蘖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

之禍烈矣聖人于夬設戒之意甚深

程傳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 訂疑舜敷文德非專為誅四凶也引甚牽强 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 利往句未安

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

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
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
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
本義以五陽去一陰云云
訂疑本義以告自邑為先治其私用程傳以利有攸往為上文
之效皆未安揚王庭告自邑二句相對謂鳴其惡于公朝又
暴其罪于國邑皆所以絕其黨也孚號揚庭時事不利即戎者
蓋明正其罪既暴之公朝又暴之國邑則朝廷內外咸知其惡
無與為援已足以制其命矣不可治兵相攻也即戎則我與彼

均之有勇而无義爲亂矣利往者恐人疑有弗勝而不敢舉事也故决之以利往也蘇紫溪曰井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楊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崖祿猶在罔防莫夜之戎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呂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啟突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决之不勝則禍集于君子勝則禍貽于國家晉上九維用伐邑或問朱子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愚謂告自邑與泰卦上六自邑告命謙卦上六征邑國晉上九維用伐邑皆是實事耳

朱子本義于泰謙晋皆作實事何獨于夬忽從程傳云云也且自治之說只可行于平日當揚王庭孚號于衆乃明目張胆定大計于俄頃之際矣何至此始反而自治其私乎真迂論也

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夬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

訂疑張氏據彖以釋利往句勝本義承上文而言其效也

雲峯胡氏曰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剥見剥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

可以易心處之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蘭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隆山李氏曰以和說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太過于是為得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傳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威武即戎則所

尚乃至窮極矣、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雲峯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云云　訂疑兩潰字、當衍之潰字○是○不○好○字○施○祿○及下是好事何云潰決之意

隆山李氏曰、居者、積而不流之意○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

梁山來氏曰、居者、施之反也○紂鹿臺之財○居德也○周有大賚○施祿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潘氏曰、陰居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也○訂疑只泛言用壯○不就決小

人說是勝潘氏

蒙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 訂疑如潘說

梁山來氏曰凡所謂咎者背于理也若君子之決小人非背于理也但不量力不能勝小人反為小人所傷則為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 訂疑此就任事說與本義又不同○往不往不惟論理還要看時勢力量何如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云云

說統九二處中系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當之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戎亦可勿用憂恤矣盖小人心術暗昧陰行不測變常出于意外故云莫夜有戎 訂疑此以莫夜有戎象小人之陰險與本義不同

孫質庵曰二之所得即初之所失也

觀象云狄仁傑拳拳以復廬陵王為憂者惕也密結五王者號也卒能反周為唐是亦有戎勿恤矣

五代史唐明宗時行軍司馬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其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匣劍而去由是晝夜驚惧以備不虞乃董賀筮遇夬二爻用事曰察象徵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无患

杜光本曰王子猷占遇夬九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盜旋得洪帥是又以戎象為有兵權也與爻義无涉而朱子語錄載之足見易不可為典要而其用无方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勿憂也○

梁山來氏曰、思惕慮周而黨號與衆○是以莫夜有戎變生不測○亦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九三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是也○○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從曰○吾輩何

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訂疑自不能堪是亂自己有愠與本義不同。

案引溫嶠之于王敦。晉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溫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之稱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明。錢鳳甚說。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而用之。使覘視朝廷。嶠恐既去而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

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解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異謀告帝、與亮計畫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嶠卒與王導應詹郗鑒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夬夬之志可知也○方且為敦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自人之不察者觀之○能无疑乎○是其為獨行遇雨若濡也○然終

得成其志功在晋室不可磨滅其无各人不足言矣
王允之于董卓、卓以何進召入朝誅宦官、遂廢弒弘農王、立
獻帝益淫刑以逞、又奏免黃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為司
徒、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
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
子、然卓性褊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亦
意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
應、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
父子情耶、布遂許之、會帝疾新愈、大會、卓朝服乘車入、令布等

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于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屍于市守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時是亦獨行遇雨若濡而有慍也終能用呂布以誅卓无咎矣

顏杲卿之于安祿山○唐玄宗乙未年祿山反起自范陽至藁城杲卿時爲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吏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輙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豫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謀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率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

檄魏趙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計也杲卿說用其謀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向使杲卿不偽降祿山獨以常山一郡與賊抗雖得无恙能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脅以綴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得夬夬之意也

易經疑問蘇子大臣論云知者内以自固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功成而天下安之○此一段○極得此爻之旨○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程傳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難進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臀无膚、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訂疑傳釋牽羊之義○與本義不同○然似勝之○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于許慎之○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也、

別傳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然又不能不爲公論所持、故行

止兩失其據也、聖人示以牽羊之法、正欲其協衆君子之力以決小人、庶不至貽事後之悔、

訂疑卦以決陰為義○爻辭只初二則取義○大畧與大壯初二同○三五上取義○皆與卦同○今九四之辭○與姤九三同○姤三以不遇陰為義○則夬四亦以不能決陰為義可知矣○蓋九四與上同為兌體○決之○則以繫于私情而不忍○不決○則又迫于公義○而不敢○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諸說皆病其居柔而不知以剛居柔剛而不過健而說決而和正決之善也何病之有四之悔五之中未光○皆病其與上同體○為以私情相說○不能決耳○牽羊之說○程

傳為勝兌為羊。有羊象焉。羊者群行之物。旅進旅退。不能相先。九四在衆陽之中。若能不繫于同體之私。而力挽衆陽以進决小人。則可以亡其悔矣。此如酈寄黨于呂祿呂產。及酈商為平勃所刼。寄遂紿呂祿。釋兵就國。以大義論之。正牽羊悔亡之義也。或者不知。而譏以賣友。真小人之黨哉。

本義云、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此。非。牽羊乃驅羊耳。辭言牽羊。明是人在羊前牽之以行也。

梁山來氏曰、次且、即趦趄字。

訂疑陸氏釋文、次、本亦作趑。馬云却行不前也。且、本亦作趄。馬云、語助也、杜光本曰、馬融以且

為語助、夫謬。王肅云、次且、行止之礙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蒙引其行次且、寔無臀无膚而皆歸之于位不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傳五雖陽剛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大、如莧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馬齒莧是也。暴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于陰。而決斷之易。則于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

正也。

本義九五當决之時云云○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今馬齒

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

其物難乾。其子紅。

漢上朱氏曰。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

葉大而柔。根大而深。有赤白二種。

蒙引莧陸。本義以為一物○語錄又以為二物○然按正類本草○則

分明為二物○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莧云○至難

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主目盲翳○利大小便○剪為

膏。塗瘡良。則其性冷。為感陰氣之多可知。初不曰一名莧陸也。其載商陸云。除癰腫。消瘡毒。只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傷人至死。蓋亦性冷也。語録亦載其難乾。又其如人形者有神。俗名章柳根。聞今邪術章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又可知。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莧陸。皆謂此商陸也。是則有以莧陸只為商陸一物。然未嘗以莧陸為馬齒莧也。今程傳直以莧陸為馬齒莧。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豈朱子亦只述前聞而未暇更考耶。抑嘗親得之辨驗。而知其止為馬齒莧一物耶。抑易例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耶。

字彙莧菜名陸佃云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易莧陸夬夬傳曰青泥殺鱉得莧復生今人食鱉忌莧其以此乎字說莔治眯莧治瞖又馬齒莧

梁山來氏曰諸菜秋冬皆可種獨莧三月種之夬三月之卦故取象于莧亦如瓜生五月故姤取瓜象訂疑此胡氏所引或說按三月種莧或有所見五月瓜生則無據瓜之種類最多亦不止五月生之○忠涉附餘○

說統決而又決始爲中行而得无咎此中行正在夬夬上見非夬夬而又合于中行之說本義作兩層非也○人君之去小人

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說、決而和、爲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夬爲中、訂疑小人亦幾等、此所云云、乃小人之微者耳、如漢唐宦官之禍、人主之權、亦爲所制、除之、不得其術、每生不測之變、此本義所以有又不爲過柔之說也、

明思宗之去魏璫得也、○杜光本曰、以夬夬即爲中行、程傳之說也、本義分爲兩層、義總周到、而說統翻以爲非、亦未察古今之變矣、

易經疑問 三 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泥、故皆以夬夬言、

杜光本曰、夬象五以莧陸取其感陰氣之多耳傳義以爲馬齒莧之一物朱子語錄又以爲馬齒莧商陸之二物皆无所礙蒙引雖謂本草未嘗以莧陸爲馬齒莧然與爻義既切則不必拘牽本草深求之也至虞翻以莧作莞爾之莞、蜀才虞翻以陸作睦、謂和睦也來註易玫觀象疑問諸書、以莧爲莧菜、以陸爲地、謂即鴻漸于陸陸字、夫夬乃三月之卦因以莧爲莧菜猶可也莞睦陸地等說則穿鑿附會之甚而能過象旨京山易解從之反以程朱爲非何其妄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卦辭言夬夬、則于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申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程傳備矣、○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説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照管不到、便走將那裏去、爻雖未有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

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訂疑爻辭就決去小人說○象傳因爻辭莧陸之象○見得五之決上○非出于自然○而廹于不得已者○故曰中未光也○則爻辭中行无咎○爲因其比于上六而戒之矣○與象傳本无異也○程傳于爻辭○借五之比陰○邪移到溺于欲上說去○不就決小人說矣○故于象傳云云○是就心學上工夫說也○朱子小註亦然○皆與本義不合○

鄭氏剛中曰眾剛並進○同力爲決○而夬夬之辭○獨見于三五者○

蓋三與上應○五與上比○當決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訂疑即鄭氏此說○可見四之悔○亦以其暱于同體之私而不能決矣○

楊止庵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狥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繫○

天○邪○人○邪○世○之○所○以○不○能○有○治○而○无○亂○也○悲○夫○

私情○故埽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共未終○而姤已萌矣○故拳拳以中未光爲戒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訂疑卦辭亦同○上六一陰○何

所號哉終凶而已○

象曰无號之凶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註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以陰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 訂疑本義從之○杜光本曰、註以陰而遇五男、本義于句中增又一兩字○句上增遇已非正一句○卦辭意義○然後精當无遺○

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漸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訂疑文理不合○豈女○

長。則不取乎。

本義姤遇也云云○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蒙引本義云、遇已非正。此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一則害名也。或說女壯、亦該有氣體甚壯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守不移者。亦有氣體未為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謂之

女壯者。以其一陰而當五陽也。如此看。則不是說他氣體之壯。明矣。

訂疑本義之說確矣。然巽為長女。世亦女長于男而為夫婦。或夫制于婦。或夫死于婦者。故娶女者。恒欲女少于男。又女欲弱。而男欲壯。有女之氣體聲音雄壯如男者。亦多不利于夫。杜光本曰、雖是卦辭別義。而卻是正理。惜伊川未及見此。故其傳于理上說不去。

杜光本曰、姤彖辭傳義主男女實象言。最為親切。而時講如衷肯之類。盡主君子小人言。便舉業耳。學者弗察。而乃曰遵程朱。

夫程朱之傳義具在曷嘗以君子小人爲說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疏以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陰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孔子更就天地歎美遇之爲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无由章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訂疑程傳從之○

本義以卦體言○　訂疑若以咸恒睽革之例看○則不取卦體亦可○

若以下文剛遇中正例之○則是以卦體言也○地指一陰言（本○再○無○異○）

朱子曰、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人○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陰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訂疑中溪張氏亦云○

蒙引此以陰陽之不可相无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云云○却又

是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訂疑又是別取一義謂與本義異

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 訂疑吳氏蒙引同

說統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

訂疑中正就德言亦可然若无位亦不得大行矣故就位言

姤之時義大矣哉

疏上既博美此又結嘆一女遇五男不足稱美博論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 訂疑當兼剛遇中正節然後姤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訂疑君臣相遇盖指剛遇中正言不如本義專指九五聖賢以下則人就彖傳而推廣之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訂疑他卦言大矣哉皆釋卦辭之外別引天地聖人等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姤即本卦之體舉天地二節以贊之又別是一例本義云云不如疏與程傳專就好邊言也大過坎遯睽蹇姤旅皆是不好卦聖人亦贊美其時義之大者皆是于不好卦看

出世間有應須如此者故就好處極贊之耳雲峯胡氏嘗引皆拘本義云云非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疏風行天下天下无物不遇故為遇象風行草偃天之威令 訂疑威當作命 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于四方也

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號令實以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天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訂疑古者。人君時與百姓相見。不似後世人主深居簡出。下民不得見而言情也。又恐不能人人引見以通其遇。故施命以誥之。使四方之民。无有遠近。皆諭上意也。巽為號令之象。

程傳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訂疑剝又稱上。稱先王者。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下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群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一陰始生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牽進也。云云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魚陰物。云云

訂疑或曰。九二以獨力制之。何若以衆力制之。曰。初勢甚微。九二制之有餘力矣。故九二遇之。如女子小人臣妾畜之。惟我有

罪而誅之亦唯我若假之顏色為之寵異為之游揚使之得遇于衆以初六柔媚善入之性最能入人一遇于衆衆皆說之則其制馭之權有非二之所能主矣自古小人之禍人國家未有不自君子為之緣譽而後遂不可制者也○唐李遡餌鄭注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安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遡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茍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與之語亦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因薦注于上上亦厚遇之○又宋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无措足處矣浚不以為然及與檜共政方知其暗不復

再爲檜因根之及卨再相檜在政府一惟卨言是從卨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于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不獨蔽于私也

彖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訂疑玩一義字見爲二者宜以義斷之不可暱于私情也豈獨論其及賓之不利哉大抵小人之遇君子必有說之以非道者所以君子貴有知人之明尤貴有克己之斷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云云

蒙引凡得于陰往〻亦失于陰故小畜九三卒有說輻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孚剥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遇耳與孽自已作者異矣故无大咎

訂疑臀无膚者下无遇也其行次且者上无應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訂疑起作動作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與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失其所遇

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居上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着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初六正應。云云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譬衆魚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已矣。

訂疑姤女壯勿用取女。初則戒其勿往。二則不利及賓。三則幸

其无陰邪之傷。五則包瓜而幸其隕。而四獨以无魚而凶。上九獨以无遇而吝何也。曰、卦以陽消陰長為義。此正例也。爻辭初二五與卦同。餘皆以遇不遇為義。變例也。如剝之六五。不取剝陽為義。夬之初二。不取決陰為義。變例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个君臣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訂疑本義猶與由同

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杜光本曰、象傳乃是

發明爻義而以為別取一義大謬

蒙引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逮民二字夫子極有深意恐人以有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故出一民字而爻義自明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訂疑若以魚為小人不應以无魚為凶矣故夫子以民字釋之

按汲冢周書載武王伐殷師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解者以為殷民歸周之象詩衆維魚矣則魚之象民其來久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註杞之為物生于肥地者也 疏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

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注則爲杞梓之杞、薛虞記云、杞、杞柳也、鄴王氏云、生于肥地、葢以杞爲今之枸杞也、○陸氏釋文鄭云柳也、薛云、柳、柔脆木也、○程傳杞木高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訂疑本義從之○李隆山曰、杞叢生、性堅而壽、

訂疑高大之木○木旣非所以包物○若以其葉包之○亦何物不可○而必取杞葉乎○若云瓜生杞木之下、似以杞包瓜者、亦强牽不通○且瓜在杞木之下○亦必不能生長成瓜也○然瓜之爲類亦最多○西瓜、唐以後始有之○周時未入中國也○禮記有削瓜之說○詩國

風有有敦瓜苦○施于栗薪○則此之所謂瓜○或此瓜苦之瓜也○始而苦○熟而并美自隕也○枸杞亦雍州所生○至今猶多產之○以杞包瓜者、瓜生枸杞之旁○蔓延于枸杞之上○瓜、垂于枸杞之下○如以杞包瓜者然○及其熟也○則瓜自落○此以上皆借義○非實事也○如以包魚例○則是實以杞包瓜也○嘗見賣瓜者○多以杞柳覆之○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云云

蒙引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言○故雲峯胡氏、以瓜之潰○同魚之餒○善潰猶漢書言岸善崩○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

患于未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爲君象。爲含章有隕説不去。

訂疑本義云、主卦于上。以人君言之也。故蒙引謂五爲衆君子之領袖。其意以人君者有造命之權。况有德有位。下防始生之陰。爲力極易。不宜云含章以俟其自潰也。故以衆君子之領袖言之。蒙引説是。

又瓜者、物之甘美者也。以杞包瓜、即含章之象也。瓜蔓延于枸杞叢上。而瓜實生于叢中。人所不見。内含章美之象也。故象傳舉九五含章。以包以杞包瓜于中而通釋之曰。中正也。杞包瓜、

遠取諸物也○含章、近取諸身也○○嘗遊田中○見叢蔓之中○忽有美瓜數顆方熟○隕于地○其美冷脆○剖食之○真如自天而至也○蓋爲田者遺種而生○久在僻處○人所不見○故生遂成熟如此○因悟以杞包瓜○乃含章之象○有隕自天○乃无意之獲○不期而遇之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雲峯胡氏曰、瓜雖始生而必潰、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始其可轉而爲復乎、

蒙引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爲時命之常、故含章以

俟之○

訂疑姤、遇也、卦辭初六爻辭、以陰陽消長淑慝之分言之○除皆不取此義矣○故彖傳又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推言之○而贊其時義之大也○然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其大例耳○若夫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以及耳目口鼻之遇○與夫四肢、之遇安○饑寒之遇衣食○士夫之遇貴顯○農人之遇豐年○良工之遇利器○商賈之遇善價○行旅之遇館舍○舟楫之遇順風○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遇○然遇亦有善惡○世俗以為因緣○吾人以為遭逢○以卦辭言○此男女相遇之不善也○然天下男女之遇○不盡爾也○以爻辭言○初

六柔惡之遇也○上九剛惡之遇也○三四无所遇者也○二遇乎民也而不利于遇賓若以占賓客之事○必有善柔之損穢惡之事也○九五遇之最善也○自貴于己○不期而遇真時命之至盛○昔舜發于畎畝之中○伊尹起于有莘之野○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太公載于渭水之濱○膠鬲顯于魚鹽之內○百里奚興于牛口之下○孫叔敖聘于海○甯戚取于耕饁○婁敬說于輓輅○鄧禹逢于杖策○孔明顧于長吟○馬周薦于草疏○此皆千古之奇遇也○然亦其抱負不凡○故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矣○若夫孔孟之老于行○顏閔之安于困○賈生之不遇武帝○董子之不遭漢文○二程之短

于綠紈○趙鼎之抑于張浚○朱子之阨于侂冑○德秀之擠于彌遠○皆遇之不善也○所謂時命之不猶也○至于孔程交合于傾蓋○倚札邂逅于去談○一言合道○棖然明于鄭儕○片善經心○揖仲宣于蔡席○暮雲春樹○李杜千里而寄相思○夜語對床○朱程兩地而講道義○須于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相如能文○遭漢武而行益遠○此亦千古知遇之隆也○若夫美似莊姜○及遭衛侯之怒○醜如黃女○更來諸葛之求○淑貞而配廝夫○孟光而耦良士○遇不遇○豈偶然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程傳至剛而居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云云

訂疑○本義云○象占與九三類○象○字當衍○姤其角者○角剛也○以剛遇剛上與三也○諺云○銅門遇鐵刷子是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陸氏釋文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无此字、程傳萃下有亨字、羨文也、訂疑本義從之○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傳、初不及此字、訂疑以亨爲衍文者○以下文有利見大人之亨爲複○而彖傳又无萃亨之文○故云○愚謂萃亨之亨○統言之亨也○大人之亨○專言一事之亨也○彖傳无萃亨之亨○偶遺之也○如豐亨兌亨彖傳亦无之○豈皆衍文乎○如以其複○則蒙二包蒙既云吉○納婦又云吉○復上六既云迷復凶○又云以其國君凶○解既云其來復吉○又云夙吉○巽九五既云貞吉○又云後庚三日吉○未濟六五既云貞吉○又云

又云有孚吉易固有辭繫而不殺者矣梁山來氏王肯堂亦云

又按六十四卦卦辭承卦名之下而即繫以元亨或亨或小亨者共三十卦此萃亨之亨所以不宜衍也胡白水曰按疑問萃有亨遁不作衍文亦可陸庸成曰萃有二亨一吉三利則亦不作衍文知益見訂疑之確

程傳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訂疑本因萃之時宜有假廟之舉非以假廟而萃天下也程傳之說非也

天下之萃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

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訂疑利見大人、此謂見貴人之吉占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故其占如此。程子以為治萃之道、本義從之、如此則前此无君乎。无君物聚于何人乎。不可從。

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訂疑彖。傳以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本義是也。程子以亨利貞別為一事、非也。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

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訂疑利有攸往出行之吉占也○程傳謂宜有所作為○

本義坤順兌說○云云○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底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又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義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而明吉凶之意○訂疑此駁程傳之說也○

象引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此可以字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已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于廟○是聚已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已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謂假廟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以平時言○聚已之精神者、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補註云、凡云歸格于藝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格于祖廟○○大抵此卦卦

辭都從聚之一字生○

訂疑假廟承萃來○有聚百物百順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祖考意○崇引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于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于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志矣、又必利于貞者、如聞見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術已疎矣、安得亨、　訂疑本義彖引利貞在未見大人之前、是○斷說○了○愚謂利貞即在見大人之時○謂以正論而相質○無由學以何世也○所謂聚以正也○否則或為假正人以為名○或為說不以

道而苟合必見棄于大人矣何利而害之有

萃引用大牲吉。豈唯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于以見二簋非吝也○時乎无也○用大牲非吝也○時乎有也○程傳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爲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

訂疑推得妙○

萃引聚則可以有所往○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成器而動有也○

訂疑利往所該固廣○即以出行言○亦必居有積倉○行有裹糧○于矢張○干戈備○資用周○車馬閑○從衛具○然後可以啟行○此非萃時

何以能之乎○凡事皆然○可以例推○
象引雲峯謂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
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非也○戒意須仔細體認○如用
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大牲則不吉為戒也○是謂
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无有也○是戒其不求豊于豐之之時也○
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則吉○无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
可以有所往○不聚則不利有所往也○是戒其无素備而欲有為
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已聚○則何所執以見大人○則亦
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

貞、意尤明白矣。又如王假有廟、豈可苟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日齋則不可至于廟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

訂疑占吉而有戒。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本義此句應乎乾元亨利貞處發為凡例也。此處此句當删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梁山來氏曰、內順乎外。外說乎內。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

蒙引順以說、彼此之情聚也、

說統順以說。主君民之萃。剛中而應。主君臣之萃。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蒙引聚己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致孝享○正是格廟時事○朱子曰、順天命、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便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蓋伊川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命、朱子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則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爲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于此。亦有同于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梁山來氏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人。一時聚會。以見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即當其可之時也。言時當豐而豐。時當往而往者。乃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

訂疑見大人者、君臣之聚也。以正者、言見大人者當以正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家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于家君臣朋友聚于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黿鼉聚于淵鳥獸草木聚于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討疑此上必有缺文此句特其結語爾觀咸恒彖傳可知矣三原王氏亦云

象

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疏除治也

程傳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敝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木盛而有潰决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中溪張氏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當簡治而除其敝壞也○

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

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又豈戒不虞之謂乎○

趙汝楳曰●凡陂澤○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于平地○為澤上于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或有意外之事○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訂疑坤有兵衆之象○兌有金兵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程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

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陽剛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初與四爲陰陽正應○有孚而相萃○然四陽正應而遠○二三同類而近○初又陰柔○不能自守○故有孚而不終○而亂其所萃也○

○一握、陸氏釋文云○傳作渥○鄭云、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蜀本同、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歸震川曰、邪正之極定于內○則流俗不能易○遠近不能間○毀譽不能亂○ 訂疑當以六二象傳中未變也照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陸氏釋文禴、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 訂疑愚按殷不改月與時○周改月不改時○春秋改月並改時○周之禴以夏○與殷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夏則陽盛矣○其享以聲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備物○

本義云上　訂疑從程傳

訂疑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進、乃吉而无咎、若因六二之所不足而戒之者、愚謂二以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何乃憂其不足而戒之乎○

厚齋馮氏曰、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惟牽引上下而萃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于占之下、又發乎乃利用禴之義、以為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

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虛中誠實、發明孚字、虛中、孚之本、誠實、孚之質也、

訂疑本義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其于孚禴之義已備矣、而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者、如鬼神之聰明正直、來享其祭而加福也、乃釋利字之義而兼釋上文吉字之義也不可謂爻辭孚為兼九五言也

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為吉、而二乃以用禴為利何歟、曰、備物乃王者之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之所以通乎上也、

訂疑此程傳之說也、朱子曰、孚乃利用禴、如伊川說固好、但如

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愚按本義解孚禴、亦是從程傳、說君臣說、而後移向祭祀之占上去、小註云云、乃爻辭本意、傳與本義、皆作象解矣、今人皆從程傳本義、就人臣事君言、蓋厭言占卜之病也、然理可相通、事人事神理一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蒙引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說統中本下卦之中來、實指心說、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于朋比、不奪于利交、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至于乃亂乃萃者

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註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

訂疑易中間有以六三比九四而得之者、隨是也、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

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而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故得其萃而无咎也、始求萃于四二而不得、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本義云〻

訂疑本義大率從程傳、是也。戒占者以下、又用註說、則非也。若以六三爲隨附推勢之小人、則三方與九四、以不正相比相萃、

斯時也、方且盱豫鳴豫以明得意矣、何嗟之有、此註與本義戒
占者云云、不可從也○蓋九四自有初六之正應○六二亦與九五
正應○前○客○形○去○情○理○皆○然○六三上六獨无應故三嗟○如○而○上○齎○咨○涕○洟○情○易○見○耳○本
義何乃為兩岐之說乎○戒占者三句○只宜刪去○胡白水曰、復得
陰極無位之爻句亦可刪○只因然後往○便是小吝○若窮應○分也○
命也○何羞為○雲峯亦未疏耶○
雲峯胡氏曰、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
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
恐誤○訂疑本義如此之類有數處、除訟九二與九五為敵應、

若萃之三上困九二之上應豊二之應五中孚之二五皆不可曉、

梁山來氏曰、三之于上、雖彼此陰爻无相偶之情、能往而從之、我性順而彼性說、必能相聚而无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覌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程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註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處萃之時、不正而據、故必

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本義云〻○訂疑依本義、則大吉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蒼生也○雲峯胡氏曰、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元吉无咎○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宜周也○訂疑此勝張氏丘氏、

彖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盡善○故云必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云〻

建安丘氏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蒙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

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脩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即陽剛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爲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

訂疑 丘氏謂有九四分其萃、故有匪孚者、此于象傳好講、本義蒙引、謂匪孚以下、爲戒占者而設、于五之德位上好講、應攜比之九五亦云失前禽與萃五之匪孚同、其无損于九五則一也（待此對勘其理自明）

三苗之負固不服、豈舜之文德未足于帝王聖賢、自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耳、故曰堯舜猶病、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也、訂疑本義從之、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内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至于齎咨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本義云云〇訂疑陸氏釋文、齎咨、嗟嘆之辭、鄭同、馬云、悲聲怨

聲、

緡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嘆聲、涕洟、悲泣也、

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言无咎、

蒙引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

梁山來氏曰、危者得乎、所以无咎、

疑問姚承菴曰、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照卦德說以順看、上丞

說以當天下之萃者。但五為萃主。萃其宜也。九四猶以大吉无咎戒之。而象以位不當申之。上其可以當民之萃乎。惟急々推去。甚至齎咨涕洟以道其所不敢當萃之意于其君。斯于分義為无咎耳。觀傳未安上也四字。自見得。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于上也。
　訂疑亦註中一義。

說統安宇。正與危懼相反。上即處萃終意。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家虛拱得詁說

潘氏夢旂曰方升之時宜擇所從唯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爲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

訂疑易言大人者十二、有指定一爻言者、有兼指衆陽爻言者、有泛以理言而于爻无所指者、否二之大人、指衆陽言也、升之大人、以理言也、蓋升以士君子升進為義、不應指六五下見九二也。

蒙引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有懼其不見欣納之意、故云勿恤、又云南征、尚指仕進、凡有事出行者不得用、

訂疑此說非也、聖人教人卜筮、凡人皆可用、升元亨、仕進事也、見大人勿恤、謂貴事也、南征吉、亦出行之方也、下二句、以仕進

合看如此

言亦可各作一事亦可彖傳特就大者言之且有慶志行大小事亦俱說得

白水曰、昔明仁宗在東宮時、講官進講乾九四爻、以太子為說、既退、東宮問楊士奇曰、莫不含諷譏否、士奇曰、講官授經、安敢含譏諷、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凡卦六爻人人可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士庶有士庶用東宮大悅

彖曰柔以時升

訂疑彖曰下、脫升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訂疑此以後天之易名卦也、天以德

體言亦可取升進之義何必卦變

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

訂疑晉取仕進之義義與升相似但晉之取義在明出地上非取柔進上行也且柔進上行指六五六五君也謂上有好賢之明主也與升柔以時升大不同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童溪王氏曰順而又順无適而不用其順也

蒙引巽若止雷順字、則易只是七卦、无八卦矣、〇巽而順中正而應、要〇做〇一〇人〇說〇雷如觀卦順而巽〇中正以觀天下例〇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順、心不躁妄、行不悖理、又我有剛中之德、而六五以柔應之、所以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蒙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爲大人、五應之、爲見大人、〇卦辭元亨、統言之也〇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〇觀〇本〇義〇只〇把〇卦〇德〇卦〇體〇直〇辭〇至〇下〇文〇而〇彖〇傳〇專〇以〇屬〇之〇元〇亨〇以〇其〇包〇下〇文〇意〇耳〇

陸庸成曰、南征者、離明于南〇而巽居東南〇坤居西南〇皆〇會〇于〇南〇

方。故以向明行道爲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云云。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　訂疑順不作慎于理亦通

中溪張氏曰、順德坤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日不慎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也、

蒙引胡氏念〻謹審敬以直内也事〻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〇〇又曰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〻着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云〻也孟子所謂自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

訂疑致曲由善端發見之處而擴充之至于極也中庸章句曲无不致則德无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于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于聖人矣孟子章句四端在我隨處發現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此數處皆于積小二字有洗發至于善信美大數句則是大槩說由積小以漸至高大之意于高大二字明白

○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漢昭烈帝曰、勿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此亦愼德積小之義也、○胡氏避宋諱、故易愼爲審、

初六允升大吉

註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必大得、是以大吉也、訂疑允作當、不可從、

程傳允升、謂信從于二而同升、

本義云云○訂疑看允字太輕、當必字看、不如胡氏說、

雲峯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說統初爲巽之主、不爲躁進、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其升必矣、

訂疑玩象傳云上合志也、蓋初與二三、有交信之義、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訂疑上合志、正釋允字之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萃卦、

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五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二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也萃六二求萃于上升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亦同

蒙引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

故卜祭者利用禴、訂疑以萃六二例看當如此、又曰、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也、安得无咎○訂疑无咎亦指祭祀言、

又曰、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而上交、亦升也、

○訂疑萃六二○之利用禴、對用大牲而言、大牲萃其物、用禴萃其誠萃其聲也升九二之用禴用亨、皆取升意、蓋祀享者升誠意以上交于神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无咎指為臣說○方○切○）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

中之志澤及天下是有喜也○訂疑彖傳只舉孚不及用禴其意蓋截取孚字專為事君之義不復顧祭享之事也蒙引一說有喜也、泛以升言不專以祭祀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言升也用禴特一事之占耳訂疑此說當從筆二亦然、

九三升虛邑

註獲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體、如入无人之

境、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訂疑疑之為言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訂疑亨字程傳及進齋徐氏、皆作亨通之亨、王、指文王、謂文王柔順之至、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今人皆從文王、但以亨字作祭享看耳、

本義義見隨卦、

朱子曰、亨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享于岐山

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說祭享萃固取聚義、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象、○訂疑凡祭祀皆是誠意上通不止祭山為然故九二亦取用禴○

○升六四、隨上六、益六二、皆非君位而繫以王用享之辭者、或周王祭山享帝時嘗筮得此爻、故繫此爻之辭、即以此當之、如高宗帝乙之類亦然、否則无緣特地取此義也、

蒙引王者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山者何、蓋此所謂王用享西山者、蓋指文王武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未必說是望秩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訂疑按

望秩者名山也、支山无名者、不在祀典、岐山、岐周之名山也、岐周又爲周家王業之所興、西周之王、自幽王以上、或皆登此而旅祭之、非望秩之說也、此爻所謂王、則文王武王成王皆不可知蓋周公繫易正在成王之時也（確據）

蒙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卦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亨于岐山、

訂疑此取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二句耳、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此自釋拘係從維之義、此處不必用○又按若如蒙引取以柔居

柔、柔順之至、為誠意之極、則用享岐山之辭、當于上六係之、蓋上六亦以柔居柔○且居坤卦之上○又為柔順之至○其為誠意之極○不尤著乎○愚謂此還是因周王享岐山時○曾占得此爻○祭而受福○故繫此爻以此辭耳

蒙引本義曰、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或曰王用出征如何、曰、據詩書、文王代密伐崇、西伯戡黎、武王伐商、滅國者五十、獨无實事乎、曰、然則王用享于帝者何、曰、此指武王及成王之有天下者言也○

訂疑詩書所載、伐崇伐密戡黎、事岐山西山、出征、文王亦可追

稱之、至于享帝、則斷自武王以後○諸侯可祭封内山川○西伯受斧鉞○亦可專征伐○獨享帝則唯天子方用得○

薛畏齋曰、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訂疑近皆從之以享岐山為人臣以順事君之象、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蒙引或曰登山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如此只是登山、非登祭于山矣、必依朱子小註積誠意以事鬼神、

有升而上通之義者解之、然後通、

訂疑如蒙引取朱子小註說、則凡祭祀者皆可云云、不必為享岐山矣愚謂凡登山者、必高下相因、此即順字之義、事字解享字義、

蒙引或又云爻辭是就理上說、象傳是就象上說、亦未然、本義以順而升云云、係之象傳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解、故係之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爻辭內意也、

訂疑在爻辭、可說王享岐山時、嘗占得此爻、在象傳中、却用不得此說、只得爻象上貼取出登祭于山之義來、

白水曰、又按蒙引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此語自確。蓋登祭于山是象。而象中之義。須作意升。其理方長。

六五貞吉升階

程傳五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貞固。乃得吉。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本義云　訂疑本義釋貞吉、與傳亦同。但不取應九二義。愚謂程傳自好。當從。

雷氏曰、先儒以為踐阼、　訂疑此大非也。五已居尊。何云踐阼乎。

世子即位豈亦如莽操司馬氏等進階加錫而後即位乎

蘇紫溪曰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 訂疑此從階字生義而大象亦有積小以高大之說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循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

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于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道德何善如之

本義云云

蘭氏廷瑞曰升豫皆以陰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　訂疑　冥豫者勉之以成有渝冥升者勉之以不息之貞廣遷善之門者至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中溪張氏曰、坤為晦冥、陰為不富、

訂疑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乾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夫升而不已必困此消息盈虛之理也○四時之令○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況于人乎○堯舜之老也○家无肖子○則求人而禪之○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相成王○天下已定○成王已長○復政于王○而志在明農○天○下○事○

深明易理方有此上下千古之論

何有升而不已者也。霍光不學無術。履滿而不知戒。卒有赤族之禍。寇萊公勳業爛天壤。然契丹既退。卽求使相。事事皆欲効天子所為。卒有雷州之貶。張江陵輔沖主。立朝事業。頗有可觀。然父死不去。貪位固權。卒以抄滅。皆冥升之故也。亦焉往而利哉。雖用之不息之貞。則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一息尚存。此志匪懈。此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年彌老而德彌卲也。衛武公行年九十。而日箴儆于國曰。無以我耄老而棄我云。故耄而謚曰。睿聖武公。詩頌有斐君子不諼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傳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也、

本義云〻　訂疑道亨〇不〇如〇云〇心〇亨〇〇愚謂困亨者〇困有亨道也〇

西銘貧賤憂戚〇庸玉汝于成也〇當以孟子天降大任章參看〇

雲峯胡氏曰、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

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言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兑之口也、

既處困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戒之以有言不信、

蒙引、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所以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益自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

梁山來氏曰、必平日有學有守之大人、操持已定、而所過不足

以戕之方得亨而无咎也

訂疑推出學守來有補于經傳

彖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註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剛中五與二也

廬陵龍氏曰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此之謂亨能

此者其唯君子乎、
南軒張氏曰、凡人處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剛不中耳、
西溪李氏曰尚口乃窮者、當遜言以避禍、
蒙引截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正是得貞者而已耳、剛中
内、便有困亨貞意、困亨、猶云顏子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盖自
有其樂也、
梁山來氏曰、貞字、在文王卦辭○連亨字讀彖傳連大人者○孔子
恐人認貞字作戒辭○尚口、凡受人之謗、不反已自脩、而與人辯
謗之類、

沈德培曰、不失、見吾心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卽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卽剛中之大人、尚口乃窮者、兌爲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爲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夫、

馮氏所曰、處困、內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晦黙、

疑問、姚舜牧曰、所亨所守、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充詘于富貴、原有所亨、不隕穫于困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澤无水者、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
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死、雖遭困阨之世、期于致
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移也、訂疑澤无水困、指萬
物說亦好、致命遂志、本義從之、
程傳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訂疑補此
句好○則命也、當推致其命、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
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阨、所守
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心乎、
本義云云○朱子曰、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

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不幸而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訂疑當從本義○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于天困而不失其亨則遂其志于我

蒙引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也若死者則是比干之自靖而自獻于先王亦為亨矣訂疑不必說比干亦是亨○所以致命遂志只是成就一箇是○

訂疑呂夷簡令富弼使契丹、而易其國書、弼曰、吾出都門已置生死于度外、即致命意

梁山來氏曰、患難之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生死、身存者、張良之椎、蘇武之節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云云、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在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六入于坎窞也、

蒙引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引正貼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程傳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于理又似不甚通、

訂疑詩車攻紱作芾、註諸侯之服、斯干朱芾、註天子純朱、諸侯黄朱。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註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黄朱之芾也。方叔之朱芾、亦諸侯之服也。今困之赤紱、朱紱、總之為王公大人之服爾、

本義云云。○朱子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于好事、困之中。有好底困。如蒙之中。有不好底蒙。需姤漸旅皆然

訂疑

蒙引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享祀亦然、或曰、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接之困也、

訂疑前說非也觀九五云困于赤紱則此朱紱方來宜連困于酒食言盖困于酒食而朱紱又方來則并為所苦矣朱紱若止作服物說則是承君之賜而有再拜稽首之困也若作大人盛服而來言則是應接侍陪之困也享祀句可不帶困說矣利用享祀內事則利也征凶外事則凶也无咎者恐人認作此爻為不好爻故既曰征凶又曰无咎言此爻除征行不利餘皆无咎也无咎亦指祭祀之類小事內事如婚姻賓客謁貴朝享之類是也說者每欲如看他書之例要求上下文咸相連貫故著于穿鑿若止就筮占言則一句自為一事不必相蒙便好講了

○本義方來上應之也此如中孚九二九五皆剛陽而相應此不可曉胡白水曰或是同德相應否○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云云○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六三以上六為妻訂疑本義妻則六也六當作上繫辭傳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非本旨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〻疑懼之辭也志在初而隔于二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〻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

程傳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有合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悪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訂疑初陰而四陽又初在下而四居上則初為四之妻與臣也程傳說得未分曉

本義云〻

訂疑註程傳以來徐徐困于金車指九四言本義以徐徐指四困于金車指初六愚按易中除需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爲自下而上外凡言來者皆自上而下也如蹇之來反來碩兌之來兑尤其著也則註傳以來徐徐指九四下就初六爲確矣則困于金車正承來徐徐而言其所以來徐徐之故故象傳只釋來徐徐爲志在下而不復釋困于金車句以二句通爲一意也古詩一朝登樞要執肯顧寒微又曰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者九四可以免矣

（讀肯如此斟酌）（匡說詩解人頤似）（此說易亦又解明矣）

中溪張氏曰坎爲輿九二坎體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徐

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必有終、訂疑蒙引從之

訂疑按屯四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從初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于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愚謂據理言之、當困之時、賤者求濟于貴、弱者求濟于强、九四陽剛在上、初六陰柔在下、初當求四、四无求于初、理也、亦勢也、來徐徐、困于金車、自應指初、志在下者、四為初之正應、其志亦未忘乎初也、但九四亦在困時、方上為陰揜、未能往濟初六之困、反之于心、不无有愧、

然限于時勢而力有弗能、非有負于初心也、故得終吉、此張氏參酌于理勢而為此說、亦或可從、

白水曰、初四正應○應雖弱賤無濟○四亦自當援也○此易中定理○故仍以前訂疑為確○且象來徐徐二句連說○若上句指初○下句謂四○甚失口氣○中溪只可備一說○

訂疑或謂世无以金為車之理、愚謂金車金輅也、周禮五輅、一、大輅玉輅也、二、金輅、三、象輅、謂以玉與金與象骨飾之也、四、革輅、五、木輅、此金車即金輅也、與朱紱赤紱為類、皆車服之貴者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臨川吳氏曰、志在極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訂疑此註傳之說、愚謂雖不當位、兼釋小吝○有與釋終吉、言終有合也、

蒙引初之來徐徐、四之才固不足以拔之、然其志固在于極初也、訂疑此張氏之說、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云云

蒙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為陰揜、是為褻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强臣所迫、今既定五不取君象○此說无所用矣○

訂疑易中取象擬人必于其倫如五既就君説則劓刖之刑豈可加于君者哉盖此爻之占賤者得之爲當受劓刖之刑此一占也貴人得之爲困于赤紱又一占也若就一人言之則爲劓刖之人服役于赤紱之貴人也此説長然要之遲久當有喜説盖古者刑餘之人亦皆給役于公家如宮刑之人爲閽寺詩人所稱寺人孟子爲巷伯是也刖者使之守門或守庫藏如子羔仕衛嘗刖人衛輙之難子羔避難而出遇刖者守門示子羔徑竇是也漢司馬遷下蠶室之後仍爲太史令見親幸于武帝孫臏爲龐涓所刖後爲田忌軍師皆徐有説者也此句兼承上二

占可也。利用祭祀。另是一占。○兌為毀折故有劓刖之象。○劓刖二字、一句一韻。困于赤紱二句一韻。自為一義。占此文者、在小人。則為受劓刖之刑。在君子。則為困于赤紱。乃徐有說。此二句。猶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訂疑二言朱紱、五言赤紱、皆大人之服也、九四之金車、亦大人之所乘也、中直即中正。不言正而言直者。叶韻也。坤文言曰、直

其正也○同人九五象傳以中直也○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云云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梁山來氏曰、動悔之悔、事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也○悟也○聖

人救占者之悔也

訂詁動悔之悔、憂悔吝之悔也、有悔之悔、震无咎者存乎悔之悔也、舊說如此、愚按易中有悔、例无如此解者、乾上有悔、動而有悔也、蠱三小有悔、无大悔也、豫三悔遲有悔、言悔之遲則有悔、此曰動悔有悔、亦困于葛藟于臲卼之占也、征吉者、以困極將享為出行之占也、或者如震六三、震蘇〻震行无眚之例乎、以九二之剛中而征凶○方在坎中也○以上六之陰柔而征吉○困極而說體○時將出乎困也○然終是强解、實不可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訂疑囿于心、衡于慮然後作意如此乎、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註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爲德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德有常不渝變也、汔至亦未繘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以已出爲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疏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程傳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也、木入

于水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訂疑此説確、

程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于井同也、訂疑此句與本義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本義云〻○朱子曰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缾作一句

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缾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皆用木為缾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

訂疑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亦取巽木象汲水器也而小註乃云井只是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此與本義不同

雲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静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〻井之用

也○性動亦定也○

訂疑此就學言因繫辭傳井德之地也而生此義、亦通○或見彖傳有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大象有勞民勸相之說、遂以此卦專主養道言非也○彖傳專就井能養人而贊其美○如禹言聖人烹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以贊禹用之大○爾大象偶就養民發一義乃孔子于卦爻辭之外另取一意非名卦繫辭之本旨也○

彦陵氏曰、守法者无喪可矣○昌以云无得○得與喪原相因○世主輕變先王成法○皆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者實

多其始欲求其得究且得不足以償所喪矣安能使天下蒙其澤也然則世主苐患不守成法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奈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訂疑此又以治道言按本義云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凡事皆然不止言治也亦不止言為學為養也然學與養人為治亦在其中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彖曰下脫一井字

疏坎為水在上巽為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

井〇之〇象〇也〇

隆山李氏曰、以巽過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益汲水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灌溉、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汲水者所用不同、其汲器亦異、灌溉者、或用甕、漢陰老人、抱甕灌園是也〇或用轆轤、北方多用之、上爻所謂收是也〇或用桔槹、所謂前輕後重、挈水若抽者、子貢之教漢陰老人是也〇近世則又或水車、以驢騾推轉、其機巧更妙于桔槹矣〇或汲以食者、則用甕、爻言甕敝漏是也〇或汲以飲、則用瓶、卦言羸其瓶是

也○要在隨宜而用器○李氏專以桔槔言、非也○

梁山來氏曰、凡井中汲水、并上用一轆轤以索加于其上、用桶下汲、方能取上、是以桶入乎水、方能上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巽字、有木字入字二義、文選彈極之綆斷幹、綆即轆轤之索也、養而不窮者、民非水火不生活也、

訂疑用轆轤者則用斗罐○不用桶○亦不用甁甕○轆轤之索○不着井幹○其斷幹之綆○乃以手挈甁甕或木桶○而汲水之索也○○汲有多少、器亦有大小、各隨所宜、或者乃各挾所見、或以為必用木桶、或以為必用甁甕、然卦言甁矣、文又言甕、二言甕矣、上又

言收、收、晁氏以為鹿盧、既用鹿盧、將不用木為斗罐、而必瓶甕之屬乎、此小義○本不必辯○然竊笑世儒之徒執論見○而好為此紛紛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云

林氏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出為功。汔至、亦未繘井、猶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並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蒙引或曰未有功、即是凶、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繘井意○未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梁山來氏曰、青苗之法、安石之志、將以利民、而不知不宜于民、反以致禍、正羸其瓶之凶也、

訂疑安石之志在于富國强兵○而為法又不善○何嘗從民起見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本義云云○朱子曰、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水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訂疑人多以木上有水、解作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也○蓋大象只是就八象上畧綽說箇影象○不是說事實○巽乎水而上水○是○事○實○非○象○也○木上有水○是○象○非○事○實○也○本義當從○程傳悞○

郝京山曰、百尺之木○生于高陸○折其枝則津液出○根入于黃泉而潤升于數仞之顛○所謂巽乎水而上水○說者以今世桔槔象巽木誤也○

訂疑郝氏此條、得象傳正旨○

象引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覲賓客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訂疑勞民者、驅游惰之民使之盡力于南畝、早作夜息、耕而食、鑿而飲、以勤農事、或為工以飭五材而足器用○或肇牽服賈以通有无而引恬養、皆所以戒其逸豫惰窳也○勸者、勸課獎勵之○意如古者循行阡陌、省其耕斂之類○相者恤其有无○加以補助

[不拘本義○而字字發揮精切○]

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時所共舍棄也、

程傳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井上之水、

訂疑當作有水之井、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亦不復往矣、

本義云云

訂疑因其水之泥而无泉、故人不汲而食之、遂為廢棄之舊井、

人既不汲、則井上无遺澤、故禽鳥不顧、世間自有一種无泉之井、地基不好。人自不肯渫甃也。

進齋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强于爲善、无用于世。爲人所棄、觀于此爻、可以知所勉矣、

蒙引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此舊井是廢而不用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言爲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註鮒、謂初也、

本義云〻

訂疑程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中微物、朱子曰、程沙隨以為蝸牛、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蛙屬、正韻曰、鮒魚名、韻會曰、似鯽、色黑、韻府曰、旅行吹沫以相卽曰鯽、相附曰鮒、紫引莊子曰、涸轍之鮒云〻、如君言、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孟子三鼎五鼎、小註所引有魚用鮒之說、則其為魚也明甚、又玉篇、鮒、鯽魚也、鯽、重鯉也、按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謂為蝦為蟇、為蝸牛為蛙屬者、恐非也、况蝸牛蝦蟇蛙字從虫、鮒却從魚○愚又按以涸轍之鮒、及相喣以沫之言推之、則今水潦之年、道旁

溝渠散井之中、率多此魚、而鯽魚爲多、所謂草生魚也、正解亦曰、鮒鯽魚、喜潜泥中、

蒙引九二剛中、本有泉象、然上无正應以爲之汲引、而與之同井諸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不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爲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爲甕敝漏、

訂疑井以上出及人爲功、今上无應而下比初陰、是功不上行、而近泥、又穢物爲累也、下比初陰、巽下斷、爲井谷、爲甕敝漏、比陰爲射鮒、譬如鄉里富室、恩及下賤之人也、揔之下比初陰一句、是其本體便不好了、不但上之无應、象傳无與、自是孔子之

意若只惜其无應何不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乎○至九三、則水深而去泥遠○便自不同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特見從來未及

訂疑此自孔子之意若依本義上无應與、下比初陰、為功不上行○則匹夫懷仁于物必有所濟○雖所施不博○所濟不衆○獨不得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仁乎○今觀其辭曰井谷、曰甕敝漏、分明謂二之體用皆不足惜耳陰在下為泥二近初陰○故取此象若惜其无與○九三有應何亦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疏渫治去汚穢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巽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為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渫治未食也為我心惻者為猶使也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己全潔而不見用使我中心惻愴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二句是占

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也為我心惻惻此水可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唯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

訂疑才柔不能汲、所謂綆短不可以汲深也、
蒙引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
訂疑惻者惻井也、非惻人也、王明並受其福、方是說人、○本義
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此以汲井喻用
賢、施者、指汲水以飲人者、喻明王、受者、指來飲之人、即行人也、
喻民、蓋賢人不見用、則人皆為之嘆曰、此人不出、誰與圖吾君、
其如蒼生何、一見用、則上可尊主、下可庇民、故曰施者受者並
受其福、○此句非實說乃設為行惻之辭亦可見其非如初六
之井泥无禽九二之井谷射鮒矣、若九二者、縱使有人汲之、則

濁汙之水、適可以濯足而浣私爾、亦不可飲食也、如世之俗宦者、縱使見用于當途、亦不過妻妾親戚之沾恩、所識窮乏之得我、所謂雖得市童憐、終為識者嗤也。安得並受其福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揚誠齋曰、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而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故徹明揚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夫、徹恭嘿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

訂疑求王明、非三求之也、程傳不可從。蒙引云、謂有求賢之明王是明王求矣。文氣又倒。亦不可從。求者行惻之人意中冀望祝禱之辭也。觀行惻也求王明二句連說可見。譬行道之人暍煩之際、見有其美冷潔之井、望得長綆汲器、汲而飲之、則人已並受其福矣、

疑問曰、曰行惻、見為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為之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益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云云○訂疑魯論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訂疑渫者、淘去井中之淤穢也○所以清其源○甃者、砌井之壙幹○所以防其敗○

九五井冽寒泉食

本義云云

訂疑詩冽彼下泉、冽亦寒也、井冽者、井深而寒氣偪人也、寒泉者、井深而泉亦寒也、下有二三以為泉○中有四以為幹○坎正位在五○是泉自下湧出○上近井口○而上六坎口不揜○可任人汲取而下窮也○故初泥不食○无泉也○三渫而亦不食○以遠于井口而

未上出也○五為坎之正位○得水之性而寒○又近上六坎口而上出○故曰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訂疑蒙引中正以位言○非也○井以陽剛為泉、九二中而不正、九三正而不中、獨九五中而且正、故井既洌而泉又寒、可為人之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本義云云

訂疑收、註疏訓成、程傳訓汲取也、晁氏訓鹿盧收繘者也、愚謂皆非也、凡甃井者、其底欲廣○廣則泉多而水盛○口欲其斂○斂則墐堅而便汲○故井至將近口處漸約而收之○使益就于小○至于井口○或以木○或以石鎮之○使堅斂持久○且使汲者无失陷之懼也○文選彈極之綆斷幹、幹井緣也○即此收字也○其訓收成汲取鹿盧者、皆牽強之解也、

蒙引有孚非說井、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人之有孚、亦象上之井收勿幕、故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訂疑在上、井之終也、終而元吉、則井之全體大用、盡善盡美、既无改井之勞、又无羸瓶之凶、故曰大成、在上對下也、言大成對未有功言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後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

本義云〻　訂疑其占為有所更革云〻、至所革之悔亡也、說已
然者言卦之所具○有此善也○一有不正以下○以戒占者○
雲峯胡氏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
革、此所以為革之正也、
蒙引曰乃孚、據理勢言、聖人係革、首及此句、一以見革之可
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徙起衆駭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
容已、雖駭衆不恤也、已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
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
說之氣、形于方革之際○凡改革而未免于悔者、只坐不得此二

者、王安石是也、

訂疑管仲商鞅、王安石、方孝孺、皆變法者、然各不同、利害亦隨之、管子君民兩利之道、商鞅七分是利國、猶有二三分便民處、若王安石、則全是殃民者、民既病極、國亦隨之矣、若方孝孺則皆是无要緊事、上不利于國、下无利于民、徒為紛擾變亂成法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程傳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訂疑生息之義、乃容意。程傳明云革之相息。謂止息也。則不取生息之義。明矣。本義。何又引以為說乎。竊謂程傳本義生息之義。直刪之可也。

本義云：

蒙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平舉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則火滅之象。故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而程傳于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欠精矣。下

宗義汝言曰、革、變革也、卦與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

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爭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程傳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信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當故悔亡也

本義云云

建安丘氏曰孚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

訂疑必合乎天理然後信于人心○又革之為義凡事皆有之不必為治也故下文又以天地湯武推而言之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中溪張氏曰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能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傳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冢引革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

梁山來氏曰天命當誅順天也人心共忿應人也

姚承菴曰舉天地以盡造化舉湯武以盡人事只以此二事示

例見時之所趍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

蘇紫溪曰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者其道同也湯武承桀紂之後繼亂者其道異也訂疑此說易動人但非彖辭正旨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本義云云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

臨川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之躔度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

訂疑五星之曆、漢書律曆志詳之、其餘歷代頒行曆書、止有日月四時之曆耳、

吳晉明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晝夜不及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此分至啟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此歲差所由起也、但其加減之法、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訂疑氣運遲速○四字當删○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是以君子以曆體之、治曆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

訂疑今所用湯若望之曆、又有里差之法、謂去北極地有遠近、則日之出沒有早晚、節氣之至有遲速、今按去極有遠近○則日月之食有多少○想里差之法○亦不妄也○

潘雪松紀聞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无不動○欲以一定之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

初六鞏用黃牛之革

程傳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于事始、則无審慮之意、而有

躁易之象　訂疑此段蒙引辨之、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于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剛也、離性上而剛、性健、皆速于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守而无妄動則可也、鞏、拘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

本義云云○訂疑程傳无援只帶言之、本義以无援對居初、極重、

蒙引此所謂居初、如漸初六、所謂始進于下者、故曰居初、

訂疑程傳居初以時言○本義以位言○蒙引從本義○蓋既云當革時○則不論初終也○

蒙引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不如勿革爲愈、故聖人慎之、或曰當革之時、則事已當革矣、而猶固守之、所守者非敝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何害中順乎○或曰、居初程傳以時言、朱子以位言、反之矣、曰此言時○止關着位也○所謂新進也○若以爲事初未可以革、則必待事勢蠱壞之極乃革耶、易大抵教人謹

微此蠱所以先甲三日也宜處革而不然乎本義居革之初乃吝出身任事之初非如蠱之初也又曰此所謂時乃一已之時與上革之時不同

訂疑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及其仕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至有犂來之誘其後男女別途市不飾偽淫者出境四方則之强齊歸地然後墮三都而除姦慝此正鞏用黄牛之革之義也

蒙引又或問既非壞極乃革然則所謂已日乃革之非耶曰已日乃革非謂候已壞之日方革也是令審處得停當訂疑此句是果然當革此句非然後革不可輕驟也如或在所得已則猶

且已之、如閔子騫論為長府之意耳、此段非○事果將壞、當改无
疑者、則正為已日矣、
訂疑此段半是半非、謂令審處得停當、然後革、不可輕驟、事果
將壞、當改无疑、則正為已日矣、此皆是也○蓋事至將壞當革者
謂可自新以為善後之圖、而不使至于大壞也、○所謂先甲三日
也、必已日乃革者○謂熟思審處務令事出萬全或申曉中外務
令咸喻吾意○然後革之所謂後甲○三日也○
雲峯胡氏○曰、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
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

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援、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訂疑初與四不應且有水火相息之厄初火力微不能勝四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疏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守也、

說統當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

訂疑此不論時位才應、只以理言之、然无着落、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註二與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受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　訂疑以上本義取之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當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訂疑註有可從程傳大賁辭

本義云ミ○訂疑征吉无咎即承上句○本義征字即當革字○象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程傳之說最是參義二之可革有四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位位字當作應字而又有其才德宜革之易云

訂疑已日乃孚○孚于已革之後○已日乃革○慎于未革之前也○已日革之以革言也征吉出行之占是兩事无咎承上二句象傳行有嘉也即以征吉貼到革之內自是孔子之意本義從之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蒙引行有嘉、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云云○朱子曰、革言三就、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
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
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鞏用黃牛之革、
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
蒙引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无以取信于人也、有孚二字正

與凶厲相應○過剛以體言不中兼用言○居離之極程傳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葢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木性緩于產育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爲躁也旣居艮之極必不爲躁動

訂疑居艮之極必不躁動此二句不然咸漸艮九三皆居艮之極而躁動

蒙引征凶貞厲躁于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于革則可也○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于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

人之信否則有悔觀卦辭已日乃孚則可見矣故六爻多言孚
○革言三就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
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為革而三就則此時尚
未革也葢只是議革之言也凡有所革必先謀諸心次謀諸人
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理合乎人情然後事當而人安之
潛辭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聖人所以危之者特嫌其剛躁
不免拂衆任己未盡利害耳
姚承庵曰同一征也何以有吉凶之殊曰革故是天下大事必
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于此而遲

疑、則綏以失天下之機、故急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于此不加慎審。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點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為萬世訓。

盧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征則凶、而居則危。本文適當其會也。

訂疑上六征凶、居貞吉、動凶而靜吉也、九三征凶貞厲、動凶而靜亦危也。性。有。恬。躁。而。靜。而。不。動。亦。有。吉。危。之。別。○毛氏從彖傳水火相息來、諸家皆未之及。愚于初二兩爻稍及之、或曰、胡

與四不相應也故初不可以有為或以不相應為不相得則有相息之義矣○六二九五陰陽正應則為水火既濟之功故不相息而相得也○三與上陰陽正應如二五也○何以二征吉而三上則征凶也○曰初與上論革之始終○三與四為上下卦水火之際

○今只說得通剛不中比獨從水火成卦處討個許多理來○

正卦之所以為革者也火在下而水在上火之勢不能勝水也○故征則見尅于水而居亦為水火相息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此也○九四本義亦云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有見于此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稽之衆論至于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

本義言已審

梁山來氏曰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利害詳悉可否分明又復何之

訂疑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此就九三之才性言也然其時與勢則有不得不革者卦將過中時之不得不革也水火之際勢之不得不革也雖火在水下勢不能敵亦不暇恤

昔孔明當曹丕竊據之時僻處一隅天時地利皆不能如魏何

徒以漢賊不兩立故六出祁山以延曷祚固審于謀无再計之勢也昔齊人築薛滕文公謀于孟子教以效死勿去此皆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意也非謂其可不凶不厲也但時勢至此凶厲所不暇恤惟求此心之可信于皇天后土先王先公天下萬世耳

白水曰、膽識開天闢地展讀至此拍案起舞使諸葛君知之衣珮珊ゝ欲動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程傳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

訂疑 際

當作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與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

訂疑傳指定、大臣說、悔亡、用彖辭之義、有孚、就己心至誠說、改命、就改為言、吉、就上信下安說、愚謂悔亡有孚、傳說未妥、卦之悔亡從己日乃孚元亨利貞來、此之悔亡從爻之善來有孚以卦爻諸辭例當是就人信之言、觀象傳信志也可見、若就己心說則商鞅王安石方孝孺其心亦皆各自以為是而信其當也

○既云革之而當其悔乃亡又云改命吉亦複

本義云ゝ訂疑獨悔亡異程傳餘大率同

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

蒙引改命ゝ字與百里之命同謂政也悔亡但不乖于理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來收來日之功矣

彖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訂疑程傳上下信其志非釋有孚與爻辭同意

蒙引程傳可從據九四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訂疑九四是將革之湯武九五是既革之湯武如乾之四五
一部易書總會貫通于中要緊處皆通
之飛龍在天即前此之或躍在淵者耳只看改命字樣可見何必云改命乎信志者信其志在救民也即孟子天下信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疏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

訂疑以象傳釋爻辭而專主制作說恐與豹變文蔚說不來

本義云云○朱子曰大人虎變不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

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時雍、正如孟子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得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

訂疑朱子小註、是解自新新民之極一句、鑪鞴之喻、取合沙鄭氏東卿之說也、

雲峯胡氏曰、希革毛毨、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離夏革為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不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

先而孚又當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〻辭而中實含戒之〻意

蒙引在大人則自新〻民之極以處常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言湯武是也自新〻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自新〻民之功在本義兼舉要說得盡爾

訂疑自新〻民順天應人本義特舉其大者言之其實內中包底廣制度文為皆是○象傳文炳之蔚特就虎豹之文說正義

却在外、虎文光而疏、故曰炳、豹文秀而密、故曰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文章是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是也、

訂疑炳蔚只就虎豹二物分別耳、其正義則虎變之大人、以君言、則有光昭格被氣象堯舜湯武是也、豹變之君子、以賢士大夫言、則文質彬彬、令聞令望出言有章非復前日舊染之汚鄙陋汶暗之習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處之則變面以順上也改命創制則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

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居字當連貞字讀對征字註以居字斷非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善良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旣革其外

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于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遂復變、天下之事、始則患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訂疑參義從之、

訂疑以征為深治小人○非也○其餘本義皆從之、然本義但曰、小人革面聽從、說到好邊亦可、與傳心絕于善道異○愚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此論革道之成也、征凶居貞吉、此別是一占○說見九三爻○

本義云〻訂疑亦用程傳而稍不同、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所往也、惟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蒙引征凶居貞吉、言革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徒事紛擾、乃王莽之為也、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乃指天下之君子言、

訂疑君子小人、程傳專以德言、不如胡氏兼以德位言○此如論語先進于禮樂章集註、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此野人即小人

平菴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訂疑文不見有孚字面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此破程傳之說

訂疑革面猶俗云改頭換面也不云革心而云革面者叶韻也左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革面則革心矣故象傳曰順以從君也史記蒯徹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面亦謂向也

彭李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

動○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易其外以順從君子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也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從而治之則凶矣 白水曰勉而假善非湯武革面之世

蒙引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上六特其時位耳猶小畜上九畜極而成也君子小人皆不過從革者耳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

皆其革之内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又曰、君子小人之革、雖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无干預○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

訂疑君子小人二句、自言革道之功、以上六之時言也○征凶居吉、以上六之才言○别一占也○二三同、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為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安于无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

詰易興廢不顧後則為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盖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无寧輕變以速禍哉

卷之八終